

◇ 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，安徽省散文随笔协会副会长，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在金洲乡居期间，我去访问金洲小学了。在外荡漾四十余年，朝如青丝暮成雪，没挣到田地报答家乡，但是否可以为孩子们做点事，比如谈点人生看法，说说外面世界有多大呢？

保安说，找谁，总要有个名吧？我什么人都不认识，只好问情况。他说，一年级九人，二年级三人，三年级一人，其他三个年级加在一起也凑不齐一双手，都去外面读书了。金洲人口五六千，竟然落到了这种田地。

这局面我是有预见的。我在金洲有四个侄辈，或是在此借读两年再转学，或是直接去城里读书。大侄女儿在金洲读书期间，有次我看她的作业，有不少不会做。孩子解释说，老师在地里做事，叫儿子到教室通知自习，但那一课还没上到，而且那儿子还比我低一年级。大弟咬咬牙，将孩子转到城里读书。

侄女儿借读是住在城里妹妹家的，多一个孩子多一双筷子，妹妹倒也一般看待。但多年后聊起这事，侄女儿的眼泪安静地流成河，说，有次家里一个水瓶破了，姑姑问过玲玲，就一口

“咦，这里有一只大蜗牛。”

顺着我手指着的方向，儿子小友的头凑了上来：“把它带回家养起来，姐姐肯定也喜欢的。”

国庆长假期间，在一家酒店的花园里，我和小友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，看到了一只大大的蜗牛。胆大的小友经验丰富地给大蜗牛摘了一片叶子，小心翼翼地拿着蜗牛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：“千万别摔了。”

家里养蜗牛，始于2022年6月。那时上海封控结束，朋友给我送来一袋小青菜，这袋小青菜给我带来的惊喜不只在口粮，洗菜时，居然在叶子找到了3只小小的蜗牛。

我问两个小朋友，准备怎么处理，两人难得地异口同声：“养起来。”于是，我们找出一只小缸，把三只蜗牛放了进去，并放入了几片菜叶子。

这大概是家里养着的最小的动物了。三只蜗牛只有指甲那样大，爬行时，顶着小小的触角，他们壳上的花纹还略有不同。

女儿有友和儿子小友欢喜得很，每天的必修课就是给蜗牛喂食——更换菜叶。

一天，我发现，三只蜗牛变成了四只，难道又在菜叶子上抓到一只？但女儿有友猜测：“大概是蜗牛生宝宝了。”

下班刚回到家，妻子就兴冲冲地说：“你猜今天我在公交车上碰到谁了，是束小花，还抱着个女儿，时间过得可真是快！”她笑吟吟地看着我，我赶紧接话茬：“是吗？几年不见，她长成大树开枝散叶了？”

三四年前，在我们家隔壁，租住着一个秀丽的女孩。后来才知道她叫束小花，我曾不无揶揄地对妻子说，大约也就相当于一束米兰吧。这是因为米兰最宜放在家中欣赏，那淡黄色的小花，也就小米粒一般大，躲在层层绿叶后，甚至都不容易找到，只能从幽幽的气息中判断：今天米兰开了。

在一起住久了，有一天也不知怎的，妻子告诉她，我老公说你长得很像米兰呢。不想她一听就像遇到知己似的，拉着我妻子倾心吐胆，言无不尽。她说，早几年我热恋某某时，曾雄心勃勃地试图将自己改造成牡丹花呢，因为牡丹花开得大朵，雍容华贵，更适合他轩昂的气质。但我伤筋动骨的结果是很不尽心意……有一瞬

留守儿童

咬定是我打的，还训话说做错了事情不能撒谎，其实是真冤屈我了。她后来就悄悄打电话，求爸爸快点买房子。玲玲是妹妹的女儿。

在学习上，侄女儿的前面永远有一批邻家优秀的孩子，这压力倒不是来自父母，而是孩子拖课多，上不起家教，作业不会做，只好自我消化。她过早地经受了不该经受的事，比如经济差异，城乡差别，学业劣势，那让她觉得，不努力学习，不仅对不起自己，也对不住红汗淌黑汗流的父母，所以开玩笑的时候少，一直保持着那种执着、内敛又敏感的性格。

侄女儿不出意外地考上了一个医专。但也是因为执着，她抓住了专升本的机会，读了本科，后来又攻读宋文学硕士研究生，毕业后在苏州顺利当上了一个公职教师。

这事让我想得很久，比如执着，那

是人生最基本的一课，凡具备这个品质，都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，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，那必须通过生活的磨难才能坚持。人不是一天长大的，理性地去看磨难，在未来的人生中，难说不是的一笔财富。

但这也是因人而异的。小弟砸锅卖铁，榨光了所有财富，将两个孩子送到城里读书，但多年后，孩子的学业不理想，工作不理想，连心理都发生了变化。我曾如严父一般对待那两个小孩，那方法我后来检讨是极有问题的，但其心也善，都是眷眷之情，但由孩子延及父母，都产生了敏感和抵触情绪，以致几年不跟我说话，形同陌路，比陌路还远许多。

隔壁中根的两个孙女儿都在金洲读书，是那种典型的留守儿童，课业不多，回家就玩，但又是那种风过田野的心情。那不禁让我怀疑，逼着孩子在城里读书，是不是一个错误？我进入的是现代化语境，那无疑会影响我的价值判断，又由我作用到孩子和他们父母身上，这是不是自作自受，活该如此呢？

每晚临睡前，我们总要检查一下，蜗牛是不是还在。那四只小蜗牛，似乎也特别喜欢鲜艳的色彩，他们从缸中逃出后，就爱躲在乐高积木的图纸中，到后来，竟有些熟门熟路了。

那天，照例检查蜗牛缸，却发现，缸里蜗牛的数量不对了，少了，遍寻茶几附近，都没影。后来，在茶几的地上，找到了两只小小的、干了的蜗牛壳，有友和小友难过得要命，感觉自己没有照顾好他们……

直到前不久，小友带回了那只大蜗牛。

这几天，有友笑着说：我们家养的蜗牛，似乎都爱书。为啥？原来新带回家的那只大蜗牛，居然爱吃纸。度娘了一下发现，原来纸张的成分中也有植物。难道是那天的菜不对胃口？依稀记得，那天家里买了蓬蒿菜，看来蜗牛也挑食啊。

据说每年冬天，蜗牛都会把自己关起来，缩回壳里，用一层黏液封住壳的出口。黏液干了之后，就会像就酒塞一样，塞住蜗牛壳，两个小朋友现在就在期待看到冬眠的蜗牛……

对于这大自然的一切，小朋友们的“为什么”已不止十万个，有关动物们的秘密、有关生命的四季，而我更希望，他们能通过不断地亲近自然，自己去探索这些问题的答案，打开认识世界的这扇窗。

“你知道束小花嫁给了谁？是贺运熙。”我说：“这个人我认识，是个胖子。”记得曹聚仁的《我与我的世界》中有一篇《三个胖子剪影》，其中写道：“胖子有三种，可说是分成三个阶段：一种是胖得可喜的，其人发福了；一种是胖得可虑的，越来越胖了；又一种是胖得可笑了，成为电影中的笑话材料了。”这个贺大胖子介于第一种与第二种之间吧。我曾几次和他一起吃饭，见他回回红烧肉，还说毛主席也爱吃。每次见他左一块右一块地吃得也不亦乐乎，我就会想起《红楼梦》中王熙凤动辄骂人“油脂膏蒙了心”，总觉得唾沫星子直啐到这人脸上来。我一边收拾碗筷，一边心情复杂地想着这位无肉不欢的胖子，觉得这样也好，现代社会里，爱情已成需要求证的伪命题，据说长的能保持一年，短的只有一季，还不是靠一点惯性和惰性维持着，而平易家常的饮食习惯，无疑会让人更为随和，更好相处。

蜗牛小专家

怎么可能？我又没给他们雌雄配对。

“你不知道了吧，公蜗牛不光是公蜗牛，母蜗牛也不光是母蜗牛。实际上，他们俩都同时既是公蜗牛又是母蜗牛。”有友说，见我一脸不相信的样子，她说，这是书里看到的。

家里有一套《小小自然图书馆》丛书，里面有一本是专门讲蜗牛的。她还告诉我，这本书里还写着，蜗牛吃菜叶的速度惊人，每天绝不能忘了给他们换菜叶，因为“他们的舌头就像一块擦菜板，上面覆盖着135排牙，每排上面有一百多颗牙齿。”嘿，这原本在“冷宫”的书，这下成热门货了。

蜗牛喜欢潮湿，上海今夏高温天连绵，房间里开着空调，有点干燥，两个小朋友每天都拿着喷壶给蜗牛的缸喷水。

都说蜗牛背着重重的壳，爬起来很慢，但我家的蜗牛们，“逃跑”起来却很快。偶尔没控制好水量，缸里有点积水，蜗牛就要上演一场“胜利大逃亡”。总能听到小友高声叫道：“快看，蜗牛在缸沿上爬，会摔下来吗？”他想去解救他们时，姐姐会警告他：“轻点、慢点，当心别把他们的吸盘弄坏了。”

束小花

间，我妻子甚至怀疑这人是不是吃错药了。

出于朴素的阶级友情，我妻子曾经给她介绍过一位有志青年，并满心希望他们能发展成为一场有目共睹的恋爱，不想最后不了了之。她道歉似的对我妻子解释说，一个男人连辣椒都不吃，也太会保护自己了。这事我想过了，觉得也是。一个男人，面对辣椒之类最为微小的煎熬与痛楚，都伸出手挡之拒之，把自己保护得那么妥帖，一定能够长命百岁，鹤发童颜，对着镜头讲述养生之道，可是谁会要这样一个恋人呢，又有哪位曾听说过有谁迷上了一个寿星的？妻子全没想到自己的热心会败在辣椒手下，只得偃旗息鼓。由于孩子上幼儿园接送不甚方便，我们很快就搬了家。

一家人刚吃过晚饭，妻子又说：

◇ 同情赋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，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，偶或写点诗文，以遣有涯之生。